

我和我的动物朋友

愛 的 天 堂

冯骥才 著



爱的天堂

冯骥才 著

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犬的天堂 / 冯骥才著. --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8.9

(我和我的动物朋友)

ISBN 978-7-5016-1419-6

I. ①爱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8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65179号

责任编辑: 陈 莎

美术编辑: 邓 茜

责任印制: 康远超 张 璞

出版发行: 天天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网址: 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邮箱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: 4.5

版次: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: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71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书号: 978-7-5016-1419-6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冯骥才



当代著名作家、画家、文化学者。现任国务院参事，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。

以“文化反思小说”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。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，其中《啊！》《雕花烟斗》《神鞭》《三寸金莲》《珍珠鸟》《俗世奇人》等均获全国文学奖，《感谢生活》获法国“女巫奖”和“青年读物奖”及瑞士“蓝眼镜蛇”奖。作品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。有《挑山工》《珍珠鸟》《捅马蜂窝》《快手刘》《巨笼》等多篇文章被选入中小学及大学语文课本。

我和我的动物朋友



《爱犬的天堂》

冯骥才 著



《挪威森林猫》

刘心武 著



《黑熊和白熊》

高洪波 著



《战马蜂》

赵丽宏 著

责任编辑：陈 莎

封面绘画：田溪淼

插图绘画：林 娴

封面设计：邓 茜

发行统筹：郭 凯

营销统筹：张 岩

崔旋子



天天出版社
官方微博



天天出版社
官方微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无出版社



自序

依照一个特定的主题选编一本书的好处是，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自己的作品。就像这本书——小动物们是这里每一篇作品的主人公，我便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动物观了。

当天天出版社叫我选编这本书时，我还以为自己写过不少动物题材的小说或散文呢。待我翻检过自己的“作品库”，方才明白，无论篇目还是字数，都是寥寥无几。我还发现，我所写的这些小动物们——麻雀呀，马蜂呀，马呀，狗呀……看似在写它们的命运，实际上影射与关照的还

是人。这也许是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的特殊的现实——人的重重困境（无论是外部的困扰还是内心的困惑）都迫使你的目光无法离开人。

然而，在这样的写作中，我自然也会用心去体味每一个小动物的境遇。爱意也就生发出来，投射在这些小生命中。由此我明白人性不只对人，人性是对一切生命而言的。

这便是我编选这本书时一个意外的收获。这里，我把它当作一种礼物送给亲爱的读者们。



目 录

1	猫婆
11	麻雀
16	珍珠鸟
20	捅马蜂窝
25	小动物
28	巨笼
31	老人和狗
34	爱犬的天堂
40	老裘里和菲菲
50	感谢生活



猫婆

我那小阁楼的后墙外，居高临下是一条又长又深的胡同，我称它为猫胡同。每日夜半，这里是猫儿们无法无天的世界。它们戏耍、求偶、追逐、打架，叫得厉害时有如小孩扯着嗓子号哭。吵得人无法入睡时，便常有人推开窗大吼一声“去——”，或者扔块石头、瓦片轰赶它们。我在忍无可忍时也这样怒气冲冲干过不少次。每每把它们赶跑，静不多时，它们又换个什么地方接着闹，通宵不绝。为了逃避这群讨厌的家伙，我真想换房子搬家。奇怪，哪来这么多猫，为什么偏偏都跑到这胡同里来聚会闹事？

一天，我到一位朋友家去串门，聊天。他养猫，而且

视猫如命。

我说：“我挺讨厌猫的。”

他一怔，扭身从墙角纸箱里掏出个白色的东西放在我手上。呀，一只毛绒球大小雪白的小猫！大概它有点怕，缩成个团儿，小耳朵紧紧贴在脑袋上，一双纯蓝色亮亮的圆眼睛柔和又胆怯地望着我。我情不自禁赶快把它捧在怀里，拿下巴爱抚地蹭它毛茸茸的小脸，竟然对朋友说：“太可爱了，把它送给我吧！”

我这朋友笑了，笑得挺得意，仿佛他用一种爱战胜了我本该有的一种怨恨。他家大猫这次一窝生了一对小猫——一只一双金黄眼儿，一只一双天蓝眼儿。尽管他不舍得送人，对我却例外地割爱了，似乎为了要在我身上培养出一种与他同样的爱心来；真正的爱总希望大家共享，尤其对我这个厌猫者。

小猫一入我家，便成了全家人的情感中心。起初它小，趴在我手掌上打盹睡觉，我儿子拿手绢当被子盖在它身上，我妻子拿眼药瓶吸牛奶喂它。它呢，喜欢像婴儿那样仰面躺着吃奶，吃得高兴时使用四只小毛腿抱着你的手，伸出

柔软的、细砂纸似的小红舌头亲昵地舔着你的手指尖……这样，它长大了，成为我家中的一员，并有着为所欲为的权利——睡觉可以钻进任何人的被窝儿，吃饭可以跳到桌上，蹲在桌角，想吃什么就朝什么叫，哪怕最美味的一块鱼肚或鹅肝，我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让给它。嘿，它夺去我儿子受宠的位置，我儿子却毫不妒忌它，反给它起了顶漂亮、顶漂亮的名字，叫蓝眼睛。这名字起得真好！每当蓝眼睛闯祸——砸了杯子或摔了花瓶，我发火了，要打它，但只要一瞅它那纯净光澈、惊慌失措的蓝眼睛，心中的火气顿时全消，反而会把它拥在怀里，用手捂着它那双因惊恐而瞪大的蓝眼睛，不叫它看，怕它被自己的冒失吓着……

我也是视猫如命了。

入秋，天一黑，不断有些大野猫出现在我家的房顶上，大概都是从后面猫胡同爬上来的吧。它们个个很丑，神头鬼脸地向屋里张望。它们一来，蓝眼睛立即冲出去，从晾台蹿上屋顶，和它们对吼、厮打，互相穷追不舍。我担心蓝眼睛被这些大野猫咬死，关紧通向晾台的门，蓝眼睛便发疯似的抓门，还哀哀地向我乞求。后来我知道蓝眼睛是

小母猫，它在发狂地爱，我便打开门不再阻拦。它天天夜出晨归，归来时，浑身滚满尘土，两眼却分外兴奋明亮，像蓝宝石。就这样，在很冷的一天夜里它出去了，没再回来。我妻子站在晾台上拿根竹筷子当当敲着它的小饭盆，叫它，一连三天，期待落空。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——蓝眼睛丢了！

情感的中心突然失去，家中每个人的心全空了。

我不忍看妻子和儿子噙泪的红眼圈，便房前房后去找。黑猫、白猫、黄猫、花猫、大猫、小猫，各种模样的猫从我眼前跑过，唯独没有蓝眼睛……懊丧中，一个孩子告诉我，猫胡同顶里边一座楼的后门里，住着一个老婆子，养了一二十只猫，人称猫婆，蓝眼睛多半是叫她的猫勾去的。这话点亮了我的希望。

当夜，我钻进猫胡同，在没有灯光的黑暗里寻到猫婆家的门，正想察看情形，忽听墙头有动静，抬头吓一跳，几只硕大的猫影黑黑地蹲在墙上。我轻声一唤“蓝眼睛”，猫影全都微动，眼睛处灯光似的一闪一闪，并不怕人。我细看，没有蓝眼睛，就守在墙根下等候。不时一只走开，

跳进院里；不时又从院里爬上一只来，一直没等到蓝眼睛。但这院里似乎是个大猫洞，我那可怜的宝贝多半就在里边猫婆的魔掌之中了。我冒冒失失地拍门，非要进去看个究竟不可。

门打开，一个高高的老婆子出现——这就是猫婆了。里边亮灯，她背光，看不清她的面孔，只是一条墨黑墨黑神秘的身影。

我说我找猫，她非但没拦我，反倒立刻请我进屋去。我随她穿过小院，又低头穿过一道小门，是间阴冷的地下室。一股浓重噎人的猫味马上扑鼻而来。屋顶很低，正中吊下一个很脏的小灯泡，把屋内照得昏黄。一个柜子，一座生铁炉子，一张大床，地上几只放猫食的破瓷碗，再没别的，连一把椅子也没有。

猫婆上床盘腿而坐，她叫我也坐在床上。我忽见一团灰涂涂的棉被上，东一只西一只横躺竖卧着几只猫。我扫一眼这些猫，还是没有蓝眼睛。猫婆问我：“你丢那猫什么样儿？”我描述一遍，她立即叫道：“那大白波斯猫吧？长毛？大尾巴？蓝眼睛？见过见过，常从房上下来找我们玩儿，多疼人的宝贝！丢几天了？”我盯住她那略显浮肿、

苍白无光的老脸看，只有焦急，却无半点装假的神气。我说：“五六天了。”她的脸顿时阴沉下来，停了片刻才说：“您甭找了，回不来了！”我很疑心这话为了骗我，目光搜寻可能藏匿蓝眼睛的地方。这时，猫婆的手忽向上一指，呀，迎面横着的铁烟囱上，竟然还趴着好长一排各种各样的猫！有的眼睛看我，有的闭眼睡觉，它们是在借着烟囱的热气取暖。

猫婆说：“您瞧瞧吧，这都是叫人打残的猫！从高楼上摔坏的猫！我把它们拾回来养活的。您瞧那只小黄猫，那天在胡同口叫孩子们按着欺负，还要烧死它，我急了，一把从孩子们手里抢出来的！您想想，您那宝贝丢了这么多天，哪还有好？现在乡下常来一伙人，下笼子逮猫吃，造孽呀！他们在笼里放了鸟儿，把猫引进去，笼门就关上……前几天我的一只三花猫就没了。我的猫个个喂得饱饱的，不用鸟儿绝对引不走。那些狼心狗肺的家伙，吃猫肉，叫他们吃！吃得烂嘴，烂舌头，浑身烂，长疮，烂死！”

她说得脸抖，手也抖，点烟时，烟卷抖落在地。烟囱上那小黄猫，瘦瘦的，尖脸，很灵，立刻跳下来，叼起烟，

扬起嘴，递给她。猫婆笑脸开花，咧着嘴不住地说：“瞧，您瞧，这小东西多懂事！”像在夸赞她的一个小孙子。

我还有什么理由疑惑她？面对这天下受难猫儿们的救护神，告别出来时，我不觉带着一点惭愧和狼狈的感觉。

蓝眼睛的丢失虽然使我伤心很久，但从此不知不觉我竟开始关切所有猫儿的命运。猫胡同再吵再闹也不再打扰我的睡眠，似乎有一只猫叫，就说明有一只猫活着，反而令我心安。猫叫成了我的安眠曲……

转过一年，到了猫儿们求偶时节，猫胡同却忽然安静下来。

我妻子无意间从邻居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：猫婆死了。同时——在她死后——我才知道关于她在世时的一点点经历。

据说，猫婆本是先前一个米铺老板的小婆，被老板的大婆赶出家门，住在猫胡同那座楼第一层的两间房子里，后又当被当作资本家老婆，轰到地下室。她无亲无故，孑然一身，拾纸为生，以猫为伴，但她所养的猫没有一只良种好猫，都是拾来的弃猫、病猫和残猫。她天天从水产店捡

些臭鱼烂虾煮了，放在院里喂猫，也就招引一些无家可归的野猫来填肚充饥，有的干脆在她家落脚。她有猫必留，谁也不知道她家到底有多少只猫。

之前，曾有人为她找了个伴儿，是个卖肉的老汉。结婚不过两个月，老汉忍受不了那些猫闹、猫叫、猫味，就搬出去住了。人们劝她扔掉这些猫，接回老汉，她执意不肯，坚持与这些猫共享着无人能解的快乐。

前两个月，猫婆急病猝死，老汉搬回来，第一件事便是把这些猫统统轰走。被赶跑的猫儿依恋故人故土，每每回来，必遭老汉一顿死打，这就是猫胡同忽然不明不白静下来的根由了。

这消息使我的心一揪。那些猫，那些在猫婆床上、被上、烟囱上的猫，那些残的、病的、瞎的猫儿们呢？那只尖脸的、瘦瘦的、为猫婆叼烟卷的小黄猫呢？如今漂泊街头，饿死他乡，被孩子弄死，还是叫人用笼子捉去吃掉了？一种伤感与忧虑从我心里漫无边际地散开，散出去，随后留下的是一片沉重的空茫。这夜，我推开后窗向猫胡同望下去，只见月光下，猫婆家四周的房顶墙头趴着一只只猫影，有七八只，黑黑的，全都默不作声。这都是猫婆那些